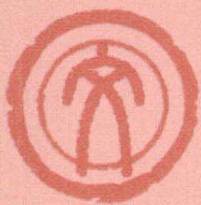


青年学术丛书·文化

YOUTH ACADEMIC SERIES-CULTURE



边缘的诗性追寻

——中国现代童年书写现象研究

谈凤霞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青年学术丛书·文化

YOUTH ACADEMIC SERIES-CULTURE

边缘的诗性追寻

——中国现代童年书写现象研究

谈凤霞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旭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的诗性追寻:中国现代童年书写现象研究/谈凤霞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青年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1973-1

I. ①边… II. ①谈…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7439 号

边缘的诗性追寻

BIANYUAN DE SHIXING ZHUIXUN

——中国现代童年书写现象研究

谈凤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294 千字 印张:18

ISBN 978-7-01-011973-1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论 担当启蒙要义的童年书写	(1)
第一章 认同焦虑：童年书写的创作语境	(12)
第一节 新生之初的歌吟：“分化”时代人格的确认	(13)
第二节 边缘之地的梦呓：“威胁”时代主体的坚守	(19)
第三节 喧哗之中的私语：“破碎”时代自我的建构	(30)
第二章 “人”的理想之诉求：童年书写的生命幻象	(43)
第一节 天真的期待和痛苦：新生童年书写中的童心咏叹	(43)
第二节 为人生远景凝眸：乡土人类童年书写中的女儿崇拜	(51)
第三节 热烈与荒凉：乡土个人童年书写中的“后花园”	(60)
第三章 “人/自我”的危机之寻索：童年书写的历史印象	(80)
第一节 生存灾难的逼视：被“吃”与去“吃”的“非人”	(80)
第二节 生命迷乱的反顾：“逍遥”时代的“动物凶猛”	(88)
第三节 天真与戏谑：童年经验的智性穿越	(96)
第四节 匮乏与惶惑：60年代生人的出生寻访	(109)
第四章 “自我”建构之溯源（一）：童年书写的个体心像	(129)
第一节 寂寞的情怀之念：个人一己的怀旧	(131)
第二节 孤独的心灵之战：个体与超个体的省思	(138)
第三节 觉醒的身体之搏：性别与超性别的“破开”	(143)

第五章 “自我”建构之溯源（二）：童年书写的母亲镜像	(157)
第一节 基本信任感：对“母神”的感念与皈依	(157)
第二节 同一性危机：对母性的审视与离弃	(162)
第三节 平等性趋同：对母亲的另寻与再认	(175)
第六章 “镜与灯”：童年书写的哲学映像	(189)
第一节 “最底层”到“完整”之人的深度建构	(191)
第二节 “边缘”抵达“家园”的审美营筑	(198)
第三节 “生命本位”对“儿童本位”的超越与引领	(208)
第七章 “诗与真”：童年书写的美学景象	(220)
第一节 回忆的审美：想象之诗化	(220)
第二节 回溯性叙事：对话之归真	(226)
第三节 形式图景：意境化、意象化与散文化	(233)
结语 童年寻根的“光”与“影”	(255)
参考文献	(262)
人名索引	(278)
后 记	(281)

绪论 担当启蒙要义的童年书写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关于童年生命的书写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才真正开始出现的新兴文学现象，并在之后近一个世纪里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

“童年”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中说：“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大约在16世纪产生，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①“童年”的被关注与童年之人即“儿童”的被发现紧密相关，当“儿童”被视作有着独立生命价值和地位的一类“人”，随之对儿童时期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命即童年人生的关注也就自然而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儿童处于君臣父子关系最底层，被当作“具体而微的成人”、“成人生活的预备”^②，以某种未来的社会角色符号代码的形式出现在已被预设好的社会位置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湮没了儿童独立的个体生命价值，自然就放逐了对童年具体生命的观照。直到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在发现“人”的启蒙思潮的推进中，儿童作为“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人’”与妇女、农民一起被发现^③，童年这一独特的生命风景也才真正浮出历史地表，并随之进入文

① [美]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引言》，吴燕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③ 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学的大观园。

“童年”这个人生时段的概念，不仅包括与成人并列存在的当下儿童的人生现状，而且也包括成人在过去作为儿童时的人生经历。在儿童刚刚被发现的五四时期，在“救救孩子”的呐喊声中，觉醒之人以人道主义同情去关注现实儿童，出现了专门的“以幼者本位”的“儿童文学”。专为儿童读者而创作的这种单纯的“儿童文学”关注的主要是“现在时”的儿童，而对于“过去时”的儿童即成人往昔的童年经历的书写，则往往进入了成人文学，其写作立场是“成人本位”，而“追怀（童年这一生命来处）”则成为其写作心态。前者即儿童文学自诞生起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分支，且对其的研究也已发展出了一个专门的学科；而后者即对过往的童年生命的书写，尽管自五四以来也断断续续地发展至今，而且长势日益繁盛，但因为其“混迹”于成人文学之中，所以这些关于童年生命的诉说多被儿童文学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对童年生命完整、深入的表现乃由此二者共同构成。儿童文学因受“儿童本位”这一写作立场的限制，主要是以儿童有能力接受的形式（一般较为“平易”）来表现适宜给儿童看的内容（一般较为“积极”），由此影响了对复杂的童年生命进行真正全面、深刻、细致入微的挖掘和更丰富的艺术表现。而对童年生命进行深度挖潜，还被遮蔽的童年生命以真正的敞亮，主要是由成人文学中的童年书写来完成的，后者（童年书写）是对前者（儿童文学）的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补充。对成人文学中童年书写现象进行考察，可以从中寻求推进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某些启示。同时，中国现代童年书写对于整个现代文学而言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所承担的敞亮童年生命之要义，最终通向的是还被遮蔽的“人”与“自我”的整个生命以敞亮的重任，即担当着进行“人”与“自我”的生命启蒙、建构或救赎的意义。童年书写是始发于“五四”的“人的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创作意图始终与重视“人”与“文学”两重本体的“人的文学”之精神相契合，而且还以其独特的言说内容和方式，生成着现代文学某些新的内在精神和艺术特质。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年书写现象的探讨具有横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领域的两大研究价值。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成人文学中的童年书写，即关于童年的抒情或叙事类写作。这类书写中的“童年”，在时间上指向“过去”，创作主体在言说童

年时都或隐或显地带有追怀过往童年的心态，这种“追怀”大致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立足于人类发展层面上的追寻人类童年原初存在（多表现为追寻“失落的童心”），一是立足于个人成长层面上的追忆个人童年往事。这两种追怀统一在对“人”与“自我”生命来处的追寻这个基点上。这里要说明“童年”的年龄范围。“童年”是个体生命在心理、生理的初始发育阶段，是没有完全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责任的未成年期。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界定的儿童在18岁以下，现行的儿童文学理论把18岁以下的儿童当作主要受众群，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认为童年一般延续到16—17岁。童年不仅是一个生理性、心理性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概念，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童年的长度会有所改变（如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到20世纪中叶开始逐渐消逝）。另外，不同的个人由于不同的人生经历，其童年期可能会延长或者提早结束。本书所论及的童年期的外延沿用一般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期”，而“童年书写”则特指成人作家对童年生命的追寻与思量，是成人文学范畴中关于人类原初或个体过往的童年生命情态的追怀。

童年书写的文本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特征：

第一，在内容上以过去的童年生命本体形态为重要的表现对象，包括对其静态生命的描摹和抒情，也包括对其生命成长的动态轨迹的叙述和反思。它既包括作者对自我童年经历的真实回忆，也包括那些虽非自叙性，但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作者童年经历或渗透了作者童年生命体验的记忆虚构，这些童年回忆在文本中并不总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展开。从文本对童年的涉及程度看，具体又有几种：一、把童年当作全部或主要的对象，如鲁迅的《社戏》、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早春》、骆宾基的《混沌》、苏童的“香椿街”系列小说、从维熙的《裸雪》、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王刚的《英格力士》等；二、把童年经历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集中出现且在全文中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如王安忆的《流水三十章》、陈染的《私人生活》这些长篇小说分别从女主人公的婴儿期或小学时期的生活写起，到成年前的这段成长叙述占了整部小说的近一半或超过一半的篇幅；三、在成年生活叙事中高频率地不断闪回、穿插、追忆童年具体的生命经历，并进而由之寻索成年生命困境的根源，如铁凝的《大浴女》、徐小斌的《羽蛇》、

李冯的《碎爸爸》等。相较而言，第一类“集中”型的童年书写容易引人注目，而第二、三类“流散”型的则容易被忽略。总之，是否以过去的童年生命形态为重要的表现对象是判定一个文本是否为童年书写的首要依据。这里强调的“重要”，并不完全等于内容篇幅比重上的绝对性“主要”位置。“重要”是对“质”的评价，判断其“重要”的依据是：此童年生命的描绘对作品主题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篇幅上占有一定的比例，且生成着文本的某种诗学特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震云的四卷本巨著《故乡面和花朵》，作者称这部巨作“讲述三个成年人的梦魇和一个少年对特定一年的深情回顾……第一、二卷为前言卷，第三卷是结局，第四卷为正传”^①。前三卷写的是成年生活，第四卷写叙事者小刘儿（即童年时期的白石头）的童年，相对于之前厚重的三卷成年故事的书写，末卷的童年书写承担着对全书的主题表达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的独特且重要的建构。刘震云在小说中对此章节安排特地作了郑重说明：“本书作者白石头说——你是三个大气球吗？（‘三个大气球’指前三卷——引者注）现在要坠一个现实的对故乡一个固定年份的规定性考察为铅铊（“铊”应为“砣”——引者注）。或者哪怕它是一空桶呢，现在要在这空桶里装满水，去坠住那在天空中任意飘荡的三个气球或是干脆就是风筝，不使它们像成年之后的人一样过于张扬和飞向天外或魂飞天外，自作主张或装腔作势……白石头说，我就这个，来做你们所有回忆录的序言吧，雷电之下的村庄，毕竟托起过我们童年和少年的梦想；在我们成年之后的梦境里，它总是一个不变的背景；当我们出门远行走到一个陌生地段时，我们总拿它来校正我们的方向和丈量他们的距离，这时我们就已经在重回和温故我们的村庄了。”^②“何况前边我写的（指前三卷——引者注）都是成年人的游戏，现在由你用孩子们的感觉来坠住前边的感觉也很合适。起码在艺术上就有弹性、反拨力，于是也就符合艺术的悖反原理——正是因为悖反，所以才叫并行不悖呢。”^③从篇幅比重上看，尽管第四卷的童年书写只占了全作的四分之一，但由于它本身的特殊性

① 张英编著：《写作向彼岸靠近：刘震云访谈录》，《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② 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卷四，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9页。

③ 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卷四，第1658页。

而被作者青眼相加、当作了压轴性的重要表现对象，它在全书的生命主题和艺术风格追求两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铅砣”作用，这大概就是它被作者称之为“正传”的一个原因吧。类似的这种对过往童年经历的相对“少量”却是绝对“重量”级的书写也被纳入本书的考察范畴。

第二，童年书写表达的是创作者对人类童年原初状态或个人童年往事的追怀，这种童年是人类性或个人性的。由于追怀的是过去童年生命情态，因此文本带有回忆的意绪，这种回忆性在文本中或隐或显，具体表现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明”的，追忆个人童年往事的文本一般都有着明显的提示语（如“记得小时候”或“那一年我十岁或者更小”之类的提示语），所以很容易判断。第二类是“暗”的，主要是追怀人类童年心性的文本，文本表层没有回忆性提示语，不出现明显的回忆视角，但文本内里却有着非常突出的追忆或怀旧心理，满蕴着创作主体对童年生命的深情忆念，作者也多曾明确表达过这种回忆性的创作心理。这一特殊门类的追怀性童年文本主要出自于有着“乡土——童年”替代心理的京派文人笔下，如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等，它们多摒弃回忆性的告白，直接进入过去时空中童年生命的“本事”描述，表达的是对人类原初童年生命的认同和眷恋。这类文本虽没有外显的回忆性视角，但有分外突出的回忆性内视线，如汪曾祺称《受戒》是写自己“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①对于汪曾祺，此童年是隔了几十年的路向回看的。王一川称汪曾祺的《受戒》等作品“谱写出流失的往昔年华留下的余味深长的生命节奏，故其视线是回忆式的”^②。这类追怀性童年书写是单纯的儿童文学基本没有涉猎的。鉴于以上种种原因，这种内隐的追怀旧梦的童年书写也被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追忆”是此类童年书写的重要心理标志，创作主体以童年回望的方式来对人类和个体自我生存作精神上的溯源与建构。

为进一步明确童年书写这一文学现象的特征，需区分与之相近的其他几个常用概念，通过其不同内涵和外延的比较来把握童年书写的独特性。

① 汪曾祺：《关于〈受戒〉》，《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② 王一川：《汉语形象美学引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一、童年书写不同于一般的儿童文学。首先，从创作目的或创作者的对象意识来看，作为成人文学之外独立存在的儿童文学一般都明确针对少年儿童而创作，其创作立场有着非常鲜明的“儿童本位”意识，“儿童本位”正是单纯的儿童文学的质的规定性；而隶属于成人文学的童年回忆是为自己或成人读者而写，不考虑儿童读者，其创作立场是“非儿童本位”的。再者，从创作内容和书写时态来看，儿童文学大多表现儿童现时段的生活状态，一般是现在式表达；而童年书写大多表现过往的童年生活，一般是过去式的表达。不过，有些童年书写的文本尽管主观上不是为儿童读者而写，客观上却具有了能为儿童所阅读的部分表层特征，但因其作家将读者预设为成人的这一意识而赋予文本以不同于儿童文学的、更为深隐的思想内涵及更为复杂的艺术特征。

二、童年书写不等同于“儿童视角叙事”。二者的命名出发点不同：“儿童视角”立足于叙事学层面，只要运用儿童视角的文本都属于这一类；而童年书写主要是就思想内容层面而言的，文本书写的重要内容是过往童年生命情态，这是判定是否属于童年书写的首要依据，这类文本中的儿童都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有的也同时兼具某种“功能性”角色即担当叙事视角。在不同层面上提出的这两个相关概念在外延上时有交叉：童年书写包括以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展开的涉及童年生命情状的书写，但排除仅把儿童当作视角而不展开对童年个体生命内察的写作。“儿童视角”的文本不一定都涉及童年内在生命情态，有的仅以儿童为视角，目的在写成人世界（如张炜的《童眸》、莫言的《祖母的门牙》等），这类文本中的儿童只是视角符号，承担叙事功能，大多不具有本体性意义。

童年书写的内容虽然兼及对过往儿童与现时成人生命形态相关性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的境遇是被“两头”遗忘：成人文学研究界往往因童年之“小”而忽略它（许多评论更关注的是文本中的成年故事），儿童文学研究界则又因其童年之“大”（属于成年生命的深度思悟）而鲜去触碰它。这种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使得童年书写长期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大批童年题材小说的涌现，对此现象的评论日益增多，但大多以“儿童视角”为研究重点。若只重叙事视角的艺术性分析，有时会导致对创作者本意及书写内容本体的某种程度的忽视甚至误解。涉猎

许多童年书写的当代作家王安忆认为：“既是要由孩子来叙述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必定是属于孩子自己的，这个世界也必定是属于孩子自己的。”^①即儿童视角叙事的意义其实不是仅仅借孩子的眼睛写大人的世界，不是仅止于“视角”，而是也应重在对孩子自身生命的体认。王安忆的这种认识表现了对孩子生命世界的真正尊重与关注。自古以来，孩子的心灵长期处于被成人漠视或被成年后的自己所遗忘的状态，而在近些年的文学创作和解读中又常被当作叙事视角而符号化。作为一个边缘性的特殊群体，儿童生命似乎成为主流文化这根“中枢神经”的末梢，但是这“末梢神经”却能敏锐而清晰地感应到整个机体细微的震颤。对童年的言说，首先就缘于对生命的内在感应，是基于生命意识产生的内驱力推动了对童年的追怀，而非仅仅为了变换文学技巧而觅得的新花样。因此，对童年书写的研究应该回归它的本体——生命言说，即首先应该考察它说了什么样的生命、生存、生活，然后才考虑它是怎样来说的，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形式上儿童视角叙事功能的条分缕析，而忽略了儿童本身和成年回忆者的心灵世界，否则，这种“错位”将会不自觉地形成对创作主体着意言说的生命意识的轻慢。

童年书写作为一种边缘性的、非主流的文学现象，有其独特的表征，同时又与现代文学诞生期倡导的“人的文学”这一现代性脉络密切相关，即具有生命的启蒙、文学的启蒙之要义。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年书写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伴随着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人的文学”的倡导而兴起的，在其诞生之时就与“人”的问题血脉相连，且其发展始终与“人”的自我认识休戚相关。童年与成年这一对时间概念的关系，有些类似于乡土与都市这一对空间概念之关系，后者不仅是地理上的区分，同时也代表了价值观念的分界。同样，前二者也不仅是年龄时段上的区分，同时也代表了可能存在的生命质地上的分野。童年发展到成年，常被认为是从幼稚到成熟，即进化论意义上的“非我”到“本我/真我”，但事实上，这种发展往往反映的却是相反路径，即“真我”的丢失或异化为“非我”。对童年这一原初生命的追念，可为人类或个体从“非人”、“非我”状态中游离出来提供经验向导。此时间意义上的童年也同彼空间意义上的乡土一样，为探索“人”与“自

^① 王安忆：《漂泊的语言·故事和讲故事》，《王安忆自选集之四》，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我”的生存问题提供着精神指向。

追怀人类或个体童年生命情态的童年书写，直接关乎“人”与“自我”的生命追寻这一具有较为纯粹的生命意识且带有形而上意味的问题。对童年的追寻，是人类与个体的一种自我寻根，内含着一种对于自我认同的焦虑，即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创作者努力要在过去的生活中找到继续前行的资源，确立个体的存在。童年书写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才开始出现的文学现象。在封建社会中，童年生命的本体价值被忽略，自我意识则被纲常伦理文化所覆盖，人只能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而非作为个人来认识自己，自我依附于群体类别，基本不存在自我认同的独立探索。现代社会由于传统身份制度和伦理结构的瓦解，提供理解我们自己的框架也随之解体，自我认同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从童年书写出发的自我认同是关乎人的生命之根的探寻，彰显着创作者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文学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一部历史就是一部人对自身生命本相逐步‘意识’的历史。”^①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年书写的发生发展从一个侧面映现着现代知识分子“心和梦”的历史、人对自身生命本相逐步意识的历史，而这一对“人”与“自我”的认识程度，决定着作为“人学”的文学可能达到的深度。立足于这一思考维度，研究童年书写现象便超越了单一的体察童年生命的狭窄层面，进而拓展到依托着童年的关乎整个“人”的文学的宽广视域。

“人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核心理念^②，对从童年这一“人”的初始段出发的童年书写的考察，则成为衡量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建构的一个相对单纯而透明的角度。第一，在人学层面上，童年是人之初，是历来的文学所忽略的、也是最晚发现的一种“人”的存在。对儿童的人格发现直至内在生命的具体发现的程度，标志着“人”的发现的程度。从文化人类学意义来说，“令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只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积累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③。童年记忆往往承载着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对童年生存

① 薛富兴：《文学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复旦学报》1996年第5期。

② 朱德发：《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③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1页。

现象的揭示，也标志着对民族、对人类生存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揭秘。童年是集合了个体和人类这两重意义的“人”之初的存在。“人的文学”其实不仅可以理解为周作人所谓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①，而且还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层面去得到阐释。尽管周作人在倡导儿童文学时也引进了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学说，但未涉及荣格的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成果。如若把此成果引进童年书写的研究，将是对文学之“人”的研究的一种拓展。另外，就创作者的主体精神而言，主体性的获得与丧失或部分丧失，都会影响到主体对人之初生命的书写选择，童年书写的创作过程充满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和生存颖悟，同时也在言说过程中进行着主体性的建构。由此，童年书写也是考察创作主体精神状况的一个较为真实的依据。第二，在文学层面上，成年作家在追怀童年生命时，一般都会以较少的功利甚至完全摒除功利的心态去书写，这种对生命本真的书写更易接近纯粹的文学本体。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在不同程度上夹杂着外在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功利，边缘性的童年书写则标示了较为纯粹的文学书写的存在，而且，童年书写还以其特有的言说方式生成着诗性的艺术特征，丰富着人的文学的表现形式。因此，童年书写的文学研究，也是考察现代文学审美现代性发展的一个独特的层面。

本书以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童年书写为对象来作长时段的系统研究，从下列几个方面对此前相关研究进行补充、纠偏和超越：

第一，文本对象范围的拓展。在文本内容上，不仅关注显而易见的纯粹性、集中性的童年书写文本，而且也发现较为隐蔽的分散型的童年书写文本（童年作为文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因为后者对整个文本的精神和艺术价值的构成具有重要作用；在文本体裁上，以小说为主，同时也重视偏于抒情的诗歌与散文（童年回忆基本没有进入戏剧这一体裁），后者以其情感之浓或事实之真，对于童年生命有着独具个性气质的言说。对文本尽可能全面地搜罗，有助于推进对童年追怀心态、内容与艺术进行全面考察的系统性和准确性。

第二，研究层面的拓展。本书从文化语境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童年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

书写的创作主体的内在思想和艺术选择，以捕捉童年书写的流变轨迹，在纵向历史坐标轴上，发掘其前后承接、对应或变异的深层原因，摸索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本书紧扣童年书写的核心意识即生命意识来进行归纳演绎，穿透表层的童年生命直抵其背后寄寓的主题意蕴和反映的主体精神，并从童年书写发生的主要心理机制即“回忆”这一维度来考察其带来的艺术特质。

第三，研究格局的拓展。本书对童年书写的研究不是仅止于童年问题，而是引向中国现代文学中某些全局性的问题，注意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不是孤立地研究童年，而是把童年人生和成年人生相联系，将前者放在更为宽阔的人生视野中审视，察明前者之于后者的生命认知意义，以此把握创作者的主体建构状况；不是孤立地研究童年书写，而是把童年书写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联系起来，将前者放在更为宽阔的文学视野中考察，辨析前者之于后者的现代性建构意义；在研究成人文学中童年书写的发生发展的同时，也注意它与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和平行研究，探悉二者的关系，在比照中给儿童文学的发展以可能的启示。童年书写既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一种研究向度，以此来映照它身处的整个现代文学以及身外的儿童文学的相关问题。

本书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一、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的文学史研究相结合；二、多门人文学科知识的交叉综合运用：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文艺学、美学等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来观照童年书写，力求对之进行具有哲理感、历史感、现实感、生命感、审美感的全面透视和把握；三、比较研究：不仅在纵向上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童年书写的发展变异，而且在横向上将童年书写与其他相关文学现象（如女性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平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并凸现研究对象独特的或具有辐射意义的重要品质与问题。

综上所述，本书将中国现代童年书写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带有启蒙要义的“人”与“自我”的生命向度上的诗性追寻这一问题为核心线索，力求全面、系统地考察近一个世纪中童年书写的发生发展状况，深入探析其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即阐明童年书写在“人学”与“文学”两大层面上的独特建树及其存在问题，而其成败得失也映照着整个现代文学范畴内“人的文学”的发生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同时，这项研究还

延及童年书写对现代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的探讨，也为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童年书写提供借鉴。此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年生命形态的探究，也可给现实生活中童年乃至成年生命形态的体察以启示。

第一章 认同焦虑：童年书写的创作语境

纵观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学，童年书写是随着童年的发现而到“五四”之时才真正浮出历史地表。“五四”时期诞生了一大批歌颂童心、眷恋童年的诗歌、散文和小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着意表现自我和乡土小儿女的童年生活情状，40年代东北作家群集体性地创作多篇自我童年回忆体小说，70年代末“朦胧诗”诗人纷纷钟情童年歌吟，80年代中期以来则出现了“60年代生”作家对个体童年成长的集束性书写，随着时代个体化程度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回头打捞私人童年经验，童年书写层出不穷。一个世纪以来，童年书写从无到有、从零星到繁荣，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日益丰富。从这一发展轨迹的简单勾勒中，可以看到童年书写并不是在现当代的每一个时段都出现，其繁荣和隐没及其发展形态的变异受到时代文化的影响。童年书写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不同时段对童年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对童年的挖掘各有取舍上的差异，有时则前后存在跨越历史的对应性。童年书写是从“五四”这个现代端点始发的文学新现象，它本身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的发展历程。本书以处于主流叙事边缘的童年书写所内含的生命追寻意识为基点与线索，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年书写的沉浮，着眼于不同时代作家自身的“主体”^①精神

^① 关于“主体”的概念，从古希腊到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论中，“主体”的语义历经演变。本书所论的“主体”根据影响卓著的黑格尔的“主体”学说。“主体”就是自我。在黑格尔哲学的“主体性”概念中，精神与存在是同一的，自由和解放成了主体性的代名词，“在主体中自由才能实现，因为